

与海书

(外二首)

□陈城

海浪,在风的指挥下
演奏着自己喜欢的旋律
漫步在十里金沙滩
脚下粉末状的细沙
让我对世世的柔软
生出警惕之心
天空和大海
蓝得一样纯粹
浪花举着自己
不远万里来到我的面前
破碎的一刻
我相信美好一直都在

夜晚的大海

粗壮而黑色的树干上
布满了虚无的枝条
和夏日即将到来的闪电
叶片是多余的
像那些我曾见过的雪
像那些泪水形状的雨滴
坠落后,在人间
加速着草木的生长
尽管结出月亮和星星般
永恒的精神之果吧
海浪,在远处的海面上
不断生成,又在我面前破碎
明天,我还有要继续的新生活

来到海边

我们来到海边
期待寻回白天错过的美好
大海是另外的万亩良田
一再孕育着生命
又给我们活命的盐
我们和岸边的礁石与月亮
始终沉默
海水经过我们时
还是送上了热烈的问候
海风递来大海咸湿的乡音
作为归来的游子
见面的一刻,早已是泪流满面

大海辞

(外二首)

□阮宪铨

我在海边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
还要生活下去
大海日夜奔腾,仿佛每天不舍
悲喜
如果有一天要离她远去
像退去的潮和将熄的落日
我会想起她
挂在我腮边的,是一座海的
味道

在渔村见修补渔网

几个人,男人和女人
暂且把一座海
安静地,拖上岸放在了身边
像海鸟收紧翅膀
海水停止了喧嚣
又老又旧的大海,在他们手里
成了老到无法咆哮的父亲
但作为海
蓝色的胃口,从未萎缩

海之所以是大海

如果去掉盐,大海只剩下了
海水
如果再去掉蓝
辽阔的不过是平淡无味的
水体
就像活在茫茫尘世
徒留一副臃肿的肉身和皮囊

听海

(外二首)

□小睫

流水穿过思绪
水的语言,带着三分生活的咸
凿开时间的壁垒,走过凌乱
水与水相拥
只需一小片沙滩
以水的身份回到你的身边
涛声载着草木的歌唱
鱼翔浅底,骨头化成闪烁的光
一些水化作时间的琥珀
一些故事再没走出晶莹的庙宇
听,涟漪是自带的浪漫
依山而就的南山寺,清风徐徐
穿过生活的夹角



▲《美丽海口湾》。
蓝洁 摄

深海

洒满阳光的海面
轻漾的涟漪,载着春天气息的风
通向纵深的路,结满盐的霜花
每一抹绿,都是明天的伏笔
收拢隐形的翅膀
透过愈来愈厚的凉,层出的
沟壑

那么多的倒影被蓝拉长
弯曲或覆盖
被水洗礼的景致,多了些许妩媚
而你终将被大海拥抱
沉积的物事化作软泥
鱼儿穿梭,打破万年寂寞
被时间打磨后,成为活着的化石

海的尽头

奔流不息
与时间相互映衬
站在此岸的人,千里跋涉
卸下半生的艰辛
逐去内心的嘈杂,以及
苦难刻在身体的影像
清风拂出柔情,化解三千烦恼
旧日的伤和苦涩,倾泻而出
大海敞开怀抱
收敛河面上散落的星光
连同月色下流动的暗影
春天刚好回眸

麦芒

(外二首)

□森森

一辆车经过北方的麦田
金黄色随风闪耀
是什么让我停下来
走到它们中间?我低下身子
麦芒便指向远山和蓝天
它们站立姿势
就像随时奔跑的夏天
在我的故乡,水稻也是这样
坚挺

冬日

经过一片稻田时
看到有人在地里忙活
泥土上面,白色的水像打开
的纸
等待写下绿色的文字
还没到春天
鸭子已成群结队蠢蠢欲动
不远处的小山丘下
村庄在槟榔林里迟迟掩掩
许多年前,母亲
也是这样如画的景色中
光着双脚在淤泥中来回
把刺骨的冰冷和满身疲惫带
回家

窗外的水珠

走到窗户边,才看到
窗外钢管上悬着几排小水珠
毛毛雨轻轻地飘
楼下的地板还完全湿
一排水珠不知道汇聚了多长
时间
我看到雨没有变大的倾向
或者很快就停了
这些水珠接下来会往下掉,
还是
被风吹干回到空中?
我不得而知。很多人也是这样
不知不觉中就不见了

蓝调时刻

(外二首)

□陈航

办公桌上的石竹静下来
不再接受多余的摇曳。我踟
身于

一场风停止的瞬间,看到
许多日色被昏暗稀释
呈递一份幽蓝。街道上很少
看到赶路人。路灯提早接班
让一些阳光提早得到喘息
我在窗前还可以看到
渔船回港,水浪逐渐退潮
黄昏落幕,夜色接替运转
一个白天退场,如我收起诗稿
随着落日,向西垂落
明日再换一个方向,继续浮起

海边书

盛夏,适合去海边走走
看黄昏咀嚼一层层波浪
舌头吐出飞鸟的韧劲
逆着光,寻找雨后的疤痕
从细沙翻起昨夜的星辰
成群的马蹄,踏平海岛
我将此刻的聒噪私藏
涉足那静止的月光
那些还未成熟的事物
在月光下沉淀
待清晨的步伐,在晨光中
迈入一个激荡的海洋

拒绝落日

仿佛这些跳动的光线,就落在
流水的一生中
起伏,穿进石头的沉默
或者,掉落于岸上
将花草的枯黄,再加深
收敛停靠在此处的风
而我不能抓住黄昏
但她就在我的周围。我的四周
应是春天的呢喃
——自从我背负冬天的雪
我知道,我应成为
黄昏与夜晚交界的那道地
平线
我应是落日悲而未决的变奏

打开

(外二首)

□叶枫林

把田园的小花当作山风送给你
她有野风的重量
站着寂寞临摹的方向
居在时间的针若隐若现
它扎在血管的回路里
莫名、细小又巨大
十月的篱笆边
泥巴裹住金黄银白的纪念
一不小心就听见大海传出的

声音

秋不深,照见书卷和橘灯
假如你打开许多年前的天空
那个和浪花交谈的黄昏
替我守住灯火阑珊的两岸

海风

从海的梦里长出来
一片一片,一丛一丛
有的扑面而来
有的伸向远方
像彼此认识的友人
看不见的
往往是一场浩大的奔走
长年累月
将波与涛拧开的
一道蔚蓝光阴聆听

一些旧书信

一些旧书信
在发黄的角落发呆
它也曾穿上色彩的衣裳
邮戳是新鲜的
文字总能沾染青草的味道
远的近的朋友把自己
看到的想到的遇到的
轻轻放进邮筒
于是便有了飞翔
像窗外的树枝
吐出新芽来
这些旧书信
几十年间一言不发
跟随我遇见
喜悦的草原和大海



迷路

(外二首)

□杨云天

南部的小巷比北部多些
弯弯绕绕,又正正直直
像一位年老者的掌纹
我由西门进入
朋友在古戏台等我,
走过门楼、宗祠、古街
人与店铺渐少,我却在巷子中
失去方向,突然意识:我和
世界
只是古镇的一个介词

小巷逻辑学

老城小巷,总是又窄又乱
似乎生活不如意者,掌纹里的
秘辛
其中的居民却常表现出难见
的豁达
很是困惑
直到某天,发现——
最甜口的米酒、最实惠的蔬菜
最热情的女孩、最耿直的男孩
都来自小巷深处
原来,宽阔豁达的
才是小巷

一座城

我用姓名作麦穗
用砸醒潮水的石子作门前
小路
用从月亮跳出的野猫作钢琴
用你作我思念远方的姑娘
你告诉我你喜欢红白相间的
城堡
偏爱紫色的糖
可我的词句已磨损
钟楼上的巨大指针萌生
锈迹
我无法吟唱也无法回荡
塔被风吹过,我被雨淋过
时间带着险恶的戏谑掠过
我心想,宽阔豁达是他乡

热在其中

(外二首)

□圣歆

炎热又加上一个砝码
阳光的重量压下来
凉风不敢动弹
人间此时任由暑气蔓延
眼前的大海几乎没有表情
窗外的礁石,山木,花草皆
无语
那些热爱奔跑的人该赴约
何处
现实是困困了很多人的脚步
我明知内心深处的烈日如此
狂暴
还是得凝神忍耐
以静气以修为的节制去刻意
收敛
这段时间以来的欲望之火

退潮

大海一定很疲惫,退得那么远
剩下东倒西歪的水草
烂泥,几条小舢板,干枯,荒凉
感觉大旱季节就要长时间
蹲踞
这些画面根本不够诠释
我对大海的惊讶
几只海鸥听到我的击掌声
喇喇地飞起来,大海在我心中
又开始生动,是那种汹涌的
气势
我在疲惫的时候也很想
不管不顾地放纵,自然,裸露
即便丑陋,那也是必经的状态

风吹我

是树总想抓住自己落下的
影子
是风总会吹散一片片叶子
这飘零与飞翔,带给我
无数小确幸
我站在风里追溯逝去的诺言
就像去年亲手埋下的种子
不必计较风吹乱我什么
当整个秋天开始侧身让路
所有落叶都成了风的脚印
所谓失去,不过是
大地教会我如何去弯腰

凉茶铺

(外二首)

□朱美花

传承了三代人的凉茶铺
紧邻一条青石巷
多少方言磨亮了路面
药效,慢慢熬成了心中那份
念想
药香,沉浮在骑楼拱廊的余
晖中
像龙舟沉浮江面盘出的根须
扎进祠堂的砖缝里,与日月
缠绵
香灰悬在半空如同未完成的
叩问
只有祖母的手依旧温热
递来一碗褐色深意
仔,慢慢饮尽,莫要搅动——
苦味里煮出来的都是明日
的甜

桥头听鸟鸣

回老家的途中经过一条小溪
溪水把石头磨成了亮镜子
晃动的树影
横七竖八地趴在镜面上练书法
我脱鞋,将脚丫藏进溪水里
一股透心的凉从足底沁入心扉
忽闻鸟声从高处树隙穿过
对岸的芦苇丛动了动
另一声鸣叫穿过薄雾的帘子
瞬间,小溪边整片的稻田都垂
下头
那片写满蝌蚪文的软泥地里
风踮着脚停在了稻穗尖

蒲公英

春天,我喜欢到山上踏青
听蒲公英在泥土里唱歌
看石缝里钻出许多个
白茸茸的小伞兵
看南风路过时会顺手牵走几朵
剩下那些撑着伞张望
因为,它们知道
有一个放学爱滚铁环的娃娃
他每天都会从那条小路经过
春的气息,就会在整个山谷蔓延

万物的节奏

(外二首)

□曹银桥

三生万物,谁在破茧
向上生长,负阴报阳
拔节着,孕育着,跳跃着
每一颗种子
都是奔向未来的星星
用眸子里的深邃
解答,原生的秘密
我们身上负重的蜗牛壳
谁能读懂他们的倒影

路人的心经

生长,是一种敬畏
破茧,是一种自我
我们常常在人群中
找不到那一面镜子
于是向往荒野
向往过去
向往隽永
但是,此刻
我们,就是向往本身
生活,本就没有什么隐喻
植物,也是
让树叶回归大地
让我们回归自己

茶人的呼唤

三代茶人,一生所爱
可以逐浪山海
可以追光日月
可以致敬岁月
唯独不能失去
那一份
坚守,执着,勇敢
还有匠心的形状
构成一个我和你
古老的象形文字
在叶脉里获得永生

